

史

記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筭陵君

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晉灼云筭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秦滅魏遷

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曰王于荻反咎往從之陳王使

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

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今有忠臣此取以為說也

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

乘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

遣立咎為魏王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

魏王於臨濟正義曰故越在淄州高魏王乃使周市出

沈孫此二里本漢縣

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

索隱曰
魏景帝

楚將田巴齊將也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谷

正義曰徒多反

為其民約降約定谷自燒殺魏豹三走楚

索隱曰二
年六月

楚

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

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

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

陽

正義曰
今晉州

為西魏三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

正義曰臨
晉在同州

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

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

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

以萬戶封若鄼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

隙耳

索隱曰莊子云无畏騏驎之馳過隙則無馬也小頌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若日影

過壁隙也

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

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

於河東

徐廣曰二牛九月也

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

高祖本紀曰置三郡河東

大原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

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為昌國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

十三里空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

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

兩龍方鬪且待之吾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持從

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疆請乃

許與期旦日出會後期者斬下宋隱曰旦日謂明旦日之朝日出時也

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疆

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

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

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

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是從碭北正義曰音唐北即反宋川碭

山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

其眾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

眾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

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

正義曰蕭公角

縣今楚縣今

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

王豹及諸侯東擊楚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

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

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貞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

擅將其兵略定梁地

梁地猶魯也

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

也彭越皆復二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共居河上

正義曰滑州河

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

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

外黃十七城

正義曰睢陽宋州宋城也外黃在汴州雍丘縣東

項王聞之乃使

曹咎守城皐

正義曰河南府沁水是

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

為楚

正義曰為于傳反

越將其兵北走穀城

正義曰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

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

正義曰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

彭越

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

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

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

正義曰固陵名在陳州西共三十

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柰何留侯曰齊王信

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

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母後且越亦

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睚楚睚陽以北至

穀城

正義曰從宋州已北至鄆州以西曹濮汴清並與彭越

皆以王彭相國從陳

以東傳

首海

正義曰從陳潁州北以東亳泗徐淮北之

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

信又先引

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

邑君王能出捨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

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

越乃悉引兵會垓下

正義曰在

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

春立彭越爲梁王都定陶

正義曰

六年朝陳九年十年

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

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

梁王梁王怒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

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

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奄輒謀反於是

上使使掩梁王謂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

形已具張晏曰言已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

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縵名在蜀

曰今漢嘉是也。索隱曰蘇林云縣名今爲臨邛。廣說爲是。西至鄭索隱曰地理志

義曰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爲呂

后泣涕自言無罪亦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

陽昌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正義曰

反不如遂誅之幸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

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閔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

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

正義曰言魏地闊千

里如布

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

徐廣曰一作啜韓傳亦有喋血

語也

索隱曰音喋喋猶踐也燕敵

懷畔逆之意及敗

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

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

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

魏咎兄弟

因時而王

豹後屬楚

其國遂亡

仲起昌邑

歸漢外黃

往來聲援

再續軍糧

徵兵不往

蒞醢何傷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

索隱曰地理志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爲六安也布本姓英英

國名也咎繇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

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正義曰故六城在壽

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被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即

此城又春秋傳云與蓼咎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

改爲蓼也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

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徐廣曰幾一作豈駟

謂幾近也。索隱曰臣贊音機楚漢春秋作豈長人

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祈祈者語辭也義亦通

有聞者共俳笑之

索隱曰謂衆共之

布已論輸麗山

正義曰言

布論決受黥竟麗山

作麗山

徒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

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羣盜

索隱曰曹輩也

偶頌也謂陳勝之起也布廼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

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

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

江東會稽正義曰時會稽郡所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

世爲楚將廼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

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

至薛正義曰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聞陳王定死廼立楚懷王項梁

號爲武信君漢布爲當陽君正義曰南郡當陽縣也項梁敗死定

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

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范曾爲末

將項籍爲父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
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
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
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
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
引兵西至新安正義曰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澠池縣東二十二里又使布等夜

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

從間道破關下軍

索隱曰鄒氏云間音閑謂私也今以間音紀之反間道即他道也猶若

反間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爲軍鋒

索隱曰案漢書作楚軍前等薄者鹵簿

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

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

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

郡正義曰上丑林反今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

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數千人行漢

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

者謂讓漢書音義曰謂責也乃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

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

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正義

曰今宋州謂左右曰索隱曰案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

下事詢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

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祿數月我之取天下
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廼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

因太宰主之

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三
云主舍也○索隱曰太宰掌饗食之官

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疆
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
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
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
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沛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
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
俱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疆可以託國也

項王以齊身負板築

李奇曰板築板也築并也

以爲士卒先大王宜

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廼發四千人以

助楚夫北而巨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

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音掃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

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

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

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

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

索隱曰負猶被

也以其身

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

自彊漢王以諸侯還守成舉滎陽下蜀漢之衆深溝壁

壘分守守微乘塞

索隱曰微謂邊境守帥以微統邊陲帶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一也而守之

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

張安曰羽從齊遠苗經梁

地八九百里楚得羽地。索隱曰梁服夷曰梁在楚漢之中央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

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

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

徐廣

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索隱曰索漢書作罷音少

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

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

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三楚也

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

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

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

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

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文親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返布發兵舍傳舍

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

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索隱曰走構成也可

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索隱曰走音奏向也布曰如

使者教臣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

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數

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

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

徐廣曰三年十二月

上方踞牀洗召

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

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

正義曰高祖以布先分爲王怒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

服已而美其惟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已

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

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舉

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

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

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

定一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

儒

蔡邕曰商音輔謂之商儒者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

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人

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亦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

張晏曰以

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

門

徐黃曰賁音肥。索隱曰人姓名也。

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廼

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

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

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

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

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忍仇然奇誣之請繫赫使人微

一作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云上變固已疑其

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

聞上怒赦賁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柰

何以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

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

之疏爵而貴之

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
來隱曰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按裂地是對文
故疏疏即分也

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

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

張晏曰往年前年
同耳使文相避也

言此三人

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

曰臣嘗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廼

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

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

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

吳

正義曰荆王劉賈都吳鄭州閩閩城也

西取楚

正義曰楚王劉并齊取交都徐州下

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

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

索隱曰案大輿地記云秦建敖倉於

成事又立使故亦云救吏也

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

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

正義曰

曰今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

桓譚新論曰世有圖基

也及爲之上者遠基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類

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

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罰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

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

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據敖倉此

趨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

守邊之謂趨作罰者也

索隱曰蜀音烏卦反

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

國三卷三十九

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

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

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

索隱曰劉氏云薛公得封

千戶蓋閑廼立皇子長爲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

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

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

如薛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

正義曰故城在楚州盱眙

縣東北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

如淳曰地

六十里名也○索隱曰案地理志臨淮有徐縣僮縣○正義曰

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

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

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爲散地

漢書音義曰謂散地

之地○正義曰魏武帝注孫子曰卒恋土地道近而易敗散

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

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

西與上兵遇斬西會魏

索隱曰上古外反下持瑞反韋昭云斬之鄉名漢書作蕞應劭

音保非也○正義曰斬音騰沛郡斬城也魏音遂瑞反

布兵精其上廼壁庸城鄧

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

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

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

婚以故長沙哀王

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史案晉灼曰芮之孫固或曰是成王非

哀王也使人給布僞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索隱

漢書音義曰謂散地

曰番陽郡番陽人殺布效鄉民田舍正義曰英布冢在

縣之鄉也五十二里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貫赫為期

十三步思侯正義曰期思故城諸將率多以功封者漢書曰將

在光州固始縣界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

後哉自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索隱曰拔音項氏之

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

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生患

竟以滅國娼音冒媚亦妙也。索隱曰漢書外戚傳亦

則媚是妬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為疑賁赫與其姬

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妬媚是媚也一云男妬曰

索隱述贊曰

九江初筮

既免徒中

每雄楚卒

病為肉疑

真赫見毀

當刑而王

聚盜江上

頻破秦將

歸受漢杖

卒致無妄

黔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

正義曰楚州淮陰縣也

始為布衣時貧

無行不得推擇為吏

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

又不能治生商賈

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

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

寄食

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曰案楚漢春秋有昌作新昌其長者主亭之吏也

數月亭

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

張晏曰未起而淋蓐中食

食時信往不為具

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約於城下

正義曰淮陰城北臨淮水昔信

去下鄉而釣於此

諸母漂

真附它以水擊絮

有一母見信飢飯

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

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

曰大丈夫不能自食

正義曰如吾哀王孫而進食

蘇林曰如

○李德曰劉德曰言多六國言王 豈望報乎淮陰著

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

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騰

漢書作袴同耳○索隱曰騰音估化反然尋此文作袴

於是信執視之使出袴下伏正義後音俯一市人皆

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

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

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

敖徐廣曰典客也○索隱曰李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

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

乎何爲斬壯士滕公竒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
談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竒也信數與
蕭何語何竒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儻度何
等已數言上上未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
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
日何來譏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
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
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詎也何曰諸將
易得斗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
信

信

又穎曰事猶素也
張曼曰無事用信

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

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吉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

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

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暗噁叱咤千人皆廢晉灼曰廢

不收也。索隱曰暗於鳩反噁烏路反咤卓錄反或作叱暗噁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廢

也懼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

慈愛言語嘔嘔音凶于反。索隱曰嘔音吁嘔嘔猶嘔嘔也漢書作拘拘節展曰拘拘扣好貌

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剗弊

忍不能予漢書音義曰不忍接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

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

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

皆歸怨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

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
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
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
歸之士何所不散索隱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舉無不散敗也且三
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
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
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
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索隱
曰案秋豪秋乃成王兔注楚詞云銳毛為豪夏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
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

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

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索隱曰案說文云檄二尺書也

此云傳檄謂爲檄書以責所伐者

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

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

正義曰漢王從

關北出峽州陳倉縣

定三秦漢二年出關

正義曰出函谷關

收魏河南韓

敖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

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

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

正義曰兵敗散彭城而退卻

塞王欣程

王翳云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

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

索隱曰今蒲津關

反漢與楚約和漢王

使嚮生說豹不下其八月

索隱曰塞音先得反臨晉縣名也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

兵蒲坂塞臨晉

在河東之東岸對舊關是也

信乃益

為疑兵

漢書音義曰益張淮煥以疑敵者

陳船欲渡臨晉

索隱曰劉氏云陳船地名

在舊關之西今之朝邑非也按京兆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陳船者陳列船艘欲渡河也

而伏兵從

夏陽以木罌鍤渡軍

徐廣曰鍤一作在服虔曰以木為器如罌鍤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正義曰按韓信詐陳列

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木押罌鍤渡軍襲安

也臨晉同州東朝邑界界襲安邑

正義曰安邑故城在絳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襲安邑州夏縣東北十五里

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

索隱曰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而防臨

晉耳少安邑被襲故豹遂降也

定魏為河東郡

正義曰理安邑縣故城是也

漢王遣

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臧說

淮陰傳

關與

徐廣曰音余綱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索隱曰

司馬彪郡國志上黨沾縣有關與聚關音竭又音

媽與音余又音預沾音地兼反○正義曰信之下魏破

關與聚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

代漢輒使之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

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在邑縣

于陘山之隈外于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

三道之磴是也井陘故關在井州石號稱二十萬廣

兵井陘口正義曰井陘故關在井州石號稱二十萬廣

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虞魏王

禽夏說新喋血關與索隱曰喋音非也案陳湯傳

流滂沱也韋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

昭音徒協反遠關其鋒不可當巨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

漢書前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師不宿飽今并陞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巨竒兵二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易與戰彼前不得關退不得還吾竒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竒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問視

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

正義曰引兵入井陘

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

漢書音義曰傳發令軍中夜發

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

如淳曰

故山自覆蔽○索隱曰索謂令從間道小路向前望見

隙餘軍營即住仍須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也蔽者蓋

覆也楚漢春秋作單山漢書作革說文故云革蔽者也從單竹聲也

誠曰趙見我走必

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

殽徐黃曰音食也○索隱曰小敵曰曰今日破趙會食

服虔曰立駐傳食食也如淳曰小敵曰諸將皆莫信詳應曰

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

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

背水陳

正義曰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四星自并州流入井陘界即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即此水也

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

口趙開壁擊之

正義曰恒州鹿泉縣即六國時趙壁也

大戰良久於是信

張耳詳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

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

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

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

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

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

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

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人

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

事之諸將効首虜

案隱曰如淳云効致也晉灼曰休異効數也鄭玄注禮効猶呈見也

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

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

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

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

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

戰今予之生地皆定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

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冀欲北攻燕東伐

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
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
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
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
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
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
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
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部下李音

音腫今身死高邑是身死上今將軍涉西河

索隱曰此之西河當

同州龍門河虜魏王禽夏詭關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

朝破趙二下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

敢輟耕釋耒褊衣甘食索隱曰褊音褊美也恐城

甘食一曰褊音且也慮不圖傾耳以待命者如澤曰恐

父故也漢書作美衣褊食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

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以力不能

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竟以自彊也

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

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

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

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聖之內牛酒日

至以饗士大夫醪兵也。魏都賦曰有解順時劉逵曰醪酒

謂以酒食養兵士也。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首燕路正義

此豈亦謂以酒食罪兵士故字從酉乎。北首燕路正義

曰首音而後遣辯士秦咫尺之書正義曰咫尺八寸言

暴其所長於燕音義曰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

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

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

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

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

立張耳為趙王楚數竒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

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

漢王南出之苑葉間

正義曰苑在鄧州葉在許州

得無布走入城皐

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城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

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

韓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

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

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

見發者信引兵東未渡平原正義曰懷州有平原聞漢王復酈食

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

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豈有誅止將軍乎何以得

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

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

捍三寸之

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弔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

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

遂渡河齊已聽生即留縱酒罷備漢等德信因執齊歷

下軍

徐廣曰濟南歷城縣

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尊

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

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拔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居

且奔軍與信戰朱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關窮戰其

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

正義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

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

漢書卷九十四

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
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

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

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徐廣曰出東莞而

昌黎入海。索隱曰濰音維地理志華水琅邪韓信

箕縣東北至昌都而入海徐所引水經焉此小不同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

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度水信

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

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圍莒城陽正

曰城陽雷澤縣是也昔虜薺平漢四年遂皆降平齊

使人言漢王曰齊爲許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

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

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發書漢王大怒

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

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樂信之王

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

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

張敖往立信爲齊王徐廣曰四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

且項王恐使財賂人武涉張華曰武涉墓在往說齊王

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

地分主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與楚而東侵人之分
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
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之甚也且
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營中數矣正漢曰數反項王憐
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
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
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留得也當今二
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
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
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

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卽
中位不過執戟漢書曰卽中情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
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我推
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入深親信我我
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
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
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
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
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王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
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

昔貴乃不可言

張晏曰昔則大貴

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

初發難也

俊雄豪傑連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

鱗雜還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

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

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

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二年

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

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

張晏曰折北敗也北奔北

敗滎陽傷城

臯

張晏曰於城臯傷晉也且橫曰謂軍折傷

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

困者也夫銳氣耗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

怨望容容無所恃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王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併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正義曰鄉音向齊國在東故曰西向也爲百姓請命正義曰止楚漢之戰關士卒亡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疆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

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
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
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
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
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
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
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黻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
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
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
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以

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
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厲陳澤故臣以爲足下
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
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
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
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
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
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
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
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

出者也。今足下戴漢王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所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僭石之祿者，晉灼曰：場，雄方言也。」

僭之間名，巽為僭，石斗石也。蘇林曰：齊人名小器為僭，石如介受，鮑魚石，巽不過一、二石耳。一說：一僭與一斛之餘。索隱曰：僭音都，監石。斗也。蘇林解為得之始音胎。

關卿相之位，故知者決

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量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

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

不若蜂虿之致螫

正我音適

驥驥之踟躕

徐廣曰踟躕一作顧也

不如驚

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

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

索隱曰鄒氏吟音巨養反又音琴

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

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

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

已詳狂爲巫

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呂虜者固無

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詳狂也○索隱曰案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

漢王之困固陵用

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登

齊王軍

徐廣曰以爲平原千乘東萊齊郡

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

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

張革曰漂母家在泗南岸

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

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

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

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

徐廣曰東海朐縣有伊廬鄉

今中廬縣。索隱曰徐注出司馬彪郡國志。正義曰

括地志云中廬在義濟縣北二十里李春秋時廬戎之

同也秦謂之伊廬漢爲中廬縣項羽之將素與信善項

鍾離昧家在韋昭及括地志云皆說之也。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

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

帝以陳一訂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
侯會陳吾將游雲臺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
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
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
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
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
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
狗亨張晏曰狡猶獨。索隱曰吳越春秋作狡兔死。郊兔戰國策曰東郭逡海內狡兔也。高鳥盡良
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
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

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
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
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
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
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
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
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
授非人力也陳稀拜爲鍾鹿守

徐廣曰表云爲趙辭於相國將兵待代也

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
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稀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

曰公所居天下精兵數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
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
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稀素知其能也信之
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稀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
陰使人至稀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冢臣
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
稀報其舍人得罪於信索隱曰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二
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
反狀於吕后吕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
令人從上所來言稀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

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正義曰長樂宮懸鍾之室

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

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

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

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

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

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

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

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

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

於是高

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一伐已功，不矜其能，則瘞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素儻未贊曰

君臣一體

自古所難

相國深薦

策拜登壇

沉沙決水

拔幟傳殮

與漢漢重

歸楚楚安

三分不言

偽遊可嘆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二